

總顧問◎姚嘉文

主編◎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五十一

全臺文五十一

郁永河
《裨海紀遊》

提要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仁和人，諸生。約生於清順治二年（1645年），卒年不詳。按郁氏頗好遠遊，意興甚豪，遍歷閩幕。康熙三十五年冬，福州火藥庫遇災，奉命于丁丑（三十六年，1697）以採硫磺來臺，經府城（臺南），歷新港、目加溜灣、倒略國、打貓、柴裏、大武邵、半線、大肚、沙轆、牛罵、大甲、雙寮、宛裏、吞霄、新港仔、後壠、竹塹、南嵌諸社，凡二十日至八里坌社，旋渡淡水，至通事張大家，並赴北投築屋煮硫。竟其事，于同年十月二十日歸省覆命。永河居臺九月，著《裨海紀遊》、《採硫日記》，記其來臺見聞。另著有《渡海輿記》，亦多記臺灣事。

《裨海紀遊》校訂者為方豪。豪，字傑人，浙江諸暨人，係天主教司鐸。1922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1929年，入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後在平湖天主教堂服務，並從事宋史的研究。1941年起，受聘于浙江大學（時遷貴州遵義）史地系任教，後續任復旦、津沽、輔仁大學教授。1949年來臺，一面在溝子口天主教擔任神職，另方面任教於臺大與政大歷史研究所，並曾擔任政大文理學院院長。方豪以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為其專精之學，著述有《中西交通史》、《宋史》、《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1974年，因其在上述研究領域中的非凡成就，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1980年過世後，家人依其遺志，將其生平藏書捐贈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而其臺灣史相關著作也匯為《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臺灣史綱》二書。

《裨海紀遊》乃以《裨海紀遊》、《採硫日記》、《渡海輿記》為一書，以前者蓋括書名。《裨海紀遊》全書不分卷（其為昭代叢書第28卷），《採硫日記》分卷上、卷中、卷下共三卷，《渡海輿記》合《鄭氏軼事》、《海上記略》、《番境補遺》為一書，記領臺之初的地理形勢。

《裨海紀遊》為郁永河遊臺之力作，按郁氏從受領任務開始，到採硫事畢返回覆命為止，共二萬四千多字。其行文，夾敘夾議，概因徒文不足以志感，故興之所至，常雜以吟詠，這是許多舊文人共有的習慣。這本書忠實記錄了三百多年前臺灣西部的面貌，其中有數端至為重要。首先，是反映了臺灣開發史的一頁。當時的嘉南平原，經荷、鄭多年墾殖，大體上已適宜以業農為主的漢人居住，但過此以往則不然。臺中附近是「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花東地區是「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中央山脈是「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區，更是「人至即病，病輒死」。在此情況下，隸役、官弁每以深入「蠻荒」區域為難，非獨畏苦怕難，實是攸關生死，人情在所難免。其次，郁永河自府城出發，途經牛罵社（今臺中清水）的羈阻、淡水社（臺北淡水）的準備，將近一個月後，到達今天的北投，開始煉硫作業。其所行經路線，穿越了許多不同族原住民的地域。這些族群之間的語言、風俗，甚至外貌，原本差異極大，但今天各族都早已徹底漢化，無復能加以分辨。郁永河雖然行色匆匆，途經各社往往只是驅車而過，最多是經宿即去，但一路都不斷記下所見印象。經由《裨海紀遊》，我們可以發現西拉雅、洪雅、帕瀑拉、巴布薩、道卡斯，以及凱達格蘭等各族之間是

有相當差別的。郁永河於康熙三十六年，原經廈門至臺灣，當年十月離臺，短短幾個月，就在臺留下如此詳實的遊記資料，展現其個人之觀察力及敘述能力。按本書所記，乃作旅臺參與採礦之經歷，文中記述臺灣之山川物產、風俗民情，是一研究臺灣的絕佳遊記。

本書《裨海記遊》版本所據為昭代叢書本，《採疏日記》為粵雅堂業書本，《渡海輿記》則是市村榮傳鈔本，三種合為民國間方豪合校本。

目錄

《裨海紀遊》

裨海紀遊.....	1
渡海興記.....	70
番境補遺.....	81
海上紀畧.....	85
宇內形勢.....	92

裨海紀遊

郁永河 著

余自辛未春入閩，由建寧、延津以迄榕城；初秋，又自（小本自作由）榕城歷興、泉至漳郡之石馬；未幾，又之漳浦、海澄、龍巖、寧洋諸屬邑，暨各沿海村落，還（昭本連本還作遂）至石馬；又以扁舟渡廈門，五日而返。壬申，再返（昭本連本返作還）榕城，留居司馬王君仲千署中，蓋八閩（八閩伊能校稿均誤入閩）之（昭本連本之作余）轍跡已歷六矣。逮癸酉秋，有泰寧之役，維舟邵武城下，信宿而返。其明年又之汀之武平，由延津溯流而上，登鐵嶺之高，涉九礮之險，半歲之間，往返四過，凡山川幽窅（連本窅作緲）之區，罔不足歷而目覽焉。（小本無焉字）於（昭本連本無於字）是八閩遊（昭本連本遊作已）遍矣。（以上粵本全缺）

我朝聲施遠被，偽鄭（連本偽鄭作鄭氏）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舩（連本舩作檣）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小本舩作也）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小本纖作纖介）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籠、淡水，實產石硫磺，（昭本連本磺作黃）將

往採之。余欣然笑（粵本笑作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昭本戒誤戎）裝行，同人言子（蔡本無子字）聖平右陶、裘子紹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表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皆握手（粵本胡本無皆握手三字注曰脫三字）鄭重。（昭本連本自同人言子聖平右陶起至此簡作同人輩皆握手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興、龍德（昭本簡作有僕役徐文等連本同但等作者）喜請（小本請誤作晴）從；郊送者曹子呂陽；（曹子呂陽昭本連本作某某）同行者王君雲（粵本胡本蔡本小本雲皆作云舟本脫雲字）森也。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渡海輿記及舟本在大橋上有南臺二字）會雨，留宿呂陽邸舍。

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口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原注曰烏龍江在五虎山下巉巖五石皆如虎形）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自因賦絕句起至此小本連本刪）晚至坊（蔡本坊作枋）口，晤石君某、董君贊侯；董君（連本董君作贊侯）為諸羅令長子，（叢書集成本誤在長字下點斷）石為董君渭陽，遂訂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髮益衰，憮然興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相思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

過一度一回新。」（自賦詩曰至此小本連本刪）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携犁牽犢，往來隴（小本連本隴作隴）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小本連本慨作慨）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潔，溪聲靜自流；人言隔隴阪，犬吠（蔡本犬吠誤大犬）出村陬；細雨沾衣濕，輕寒動客愁；白雲真可羨，舒卷（蔡本卷作捲）在峯頭。」（自賦詩曰至此小本連本刪）午刻至浦（蔡本浦作埔）尾，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小本連本上作中）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撐船，舟中乘輦，亦一時奇事也。（小本粵本皆作亦一時奇事也）胡本作亦一時兩奇事僅見於此蔡本連本與胡本同但少一亦字）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里而仍屬一株者，余嘗（小本蔡本嘗作常）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如昔，為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諸田維光氏日譯本殘一字）斧慨無施；臃腫多駢榦，鱗蜷盡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曾無凋落時。」（自為賦詩曰至此小本連本刪）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小本連本無亦字）一大村落。憶余辛未過此，噉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連本無至字）晚，宿興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早（小本連本無早字）麥已秀，風過成麥浪，

蓋四月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藍輿逐隊行，今朝差（粵本胡本差作眞）喜得春晴；翻畦早麥初成穗，遠徑（日譯本無遠字徑字下殘一字）寒流自有聲；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何事勞勞又遠征？」（自賦詩曰至此小本連本刪）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值陸師（小本連本師作路）提督吳公英（粵本胡本蔡本英字皆偏印小本用注作名英連本無英字亦無注）以詰朝蒞任，五營兵將（將字下小本有等字）兜鍪繫鞬，（本句連本作五營兵將者戎裝劍佩）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傾城爭出，趨蹌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日譯本戈字下多一鏐字）競（胡本競作繞）路斜，紛紛鐵騎亂如麻；無端咕嚕（粵本胡本咕嚕作估畢）咿唔者，也曳藍袍候使車。」（自因賦所見至此小本連本刪）晚，宿郡城。（自二十四日午刻至此昭本全刪）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連本至作到）劉五店，（以上十八字昭本作二月朔日至劉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實（舟本實誤口）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颿（昭本颿誤颿）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舟本中誤來）衣冠盡溼。抵岸即廈門地，（連本地作也）顧視日影，已墮崦嵫；（連本崦嵫作西山）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

甚，（舟本隘甚作甚隘）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昭本連本無上句十一字）晤蕭山來子衛，為余覓舟，為渡海計，值大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為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君、王君往遊，（舟本此處多二月初三日五字）至萬石巖，（自拉石君至此昭本連本作拉同人至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複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偃仄（小本蔡本仄作立）處，偃僂匍匐，俯首側體然後渡；（舟本渡作可）有時瀑流淙淙，橫拂肩袂（昭本小本蔡本連本袂作袖）間，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凭，（粵本胡本舟本蔡本凭作憑）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歡飲竟日。（以上九字昭本連本刪）抵暮，循舊路返。每值陡隘處，令一人當關，衆（粵本胡本無衆字）以猜枚鬪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令（粵本胡本無令字）不勝者奪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挂林杪矣。（以上二句舟本作一灣桂影掛林梢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嶺（日譯本嶺誤嶮）岬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畫，袖中難倩米顛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裙識洞低；盤礴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胡本漏迷字日譯本亦奪自賦詩曰至此小本刪自每值陡隘處至此昭本連本全刪）初四日，（昭本小本蔡本連本初四日作明日）復偕訪（粵本胡本蔡本訪作往）虎谿巖，登其

巔，巨石大可（昭本連本大可作可大）一二畝，高十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緣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漢，位置殊怪，不知造物如何（連本如何作何以）設想，（此句八字粵本胡本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巔岼（日譯本岼誤岼）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屐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日譯本在誤存）望，落日晚潮紅。」（自賦詩曰至此昭本小本連本刪）巖（昭本通本巖誤岸）畔頽垣小徑，云是偽（連本去偽字）鄭公子錦舍聰舍（昭本連本無聰舍二字）讀書處，惟有砌蟲唧唧草間，銅駝廢井，何地蔑有？只為遊人增慨。（自惟有砌蟲唧唧草間至此昭本連本刪）然（小本然字下多一耳字與上聯作只為遊人增慨然耳誤）萬石、虎谿二巖，巨石雖多，絕無峰巒峭削態，小如拳，（舟本拳誤峯）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此句七字連本刪）卽有層疊而上者，望之亦累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小本涉作陟）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者累日。（自余以登涉致勞至此昭本連本刪）

十六日，小瘥，（昭本連本無小瘥二字）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舶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寧息。登舷望港口，左為廈門支山，右為海澄縣古（昭本古誤右）浪嶼山，兩山對

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矗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門，海舶出洋必由此。余曰：「詩不云乎『鳬鷺在疊』，疏曰：『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疊。』」（自余曰至此粵本胡本作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疊）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疊，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為廈門門戶，金廈門（粵本胡本作金門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叙三日闊，董君（舟本董君作同人已多）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自方共叙三日濶至此昭本刪自石君董君皆至至此連本刪）舟人伐鼓鳴鉦，揚帆起旋，（舟本作起旋揚帆）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船，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無風，不能行。（舟本有註曰往歲李君蓉洲自臺回省舟在洋無風水平如鏡清澈見底十有七尺寸不移此註他本在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黎明，聞鉦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門，一望蒼茫，淼無涯涘。同泊十二船參差並進望舟左數十里外，有黃（小本蔡本無黃字）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此句舟本作本應向東南因風微姑向北）比午，至黃土坡下旋。使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止何處？」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旦門七十八里矣。視同行，僅得三船，餘皆不復可見，頃

之，有微風，復起旋行。比（昭本連本比作抵）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勝帆也。始悟海洋汎（汎蔡本誤作汎昭本連本誤作帆）舟，固畏風，又甚（粵本胡本蔡本均無甚字）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只藉一帆風耳。（自海洋汎舟至此余志卷一附考引）憶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自臺令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粵本胡本蔡本作絕絕在第一絕字下點斷重出）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自憶往歲至此昭本連本刪）既暮就寢，初更風漸作，寢（叢書集成本寢誤寐）聽舷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和不輟。（自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至此昭本連本刪）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舟本注曰水深則黑）勢若稍窳，（余志通本窳作湍）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舟本注曰往入落漈）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舟游泳，舟師時時（舟本作時小本無時時二字）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甚險，人頗泄（昭本泄作泄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連本洋作海）中，風濤鼓盪，（昭本小本盪作蕩余志作浪顯誤）而與綠（昭本綠作淥）水終（小本終作自）古不渝，理亦難明。渡（小本渡作度）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舷間，

舟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余志無余字）登鷁（連本鷁作舟）尾高處憑眺，只覺天際微雲，一抹如線，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連本若作如）纖埃在明鏡中。（自臺灣海道至此余志引前段簡作自大嶝放洋後初渡紅水溝再渡黑水溝）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杳日譯本誤查）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駭（余志駭作海）浪千山白，水接遙（余志鳳山縣志遙作連）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舲蔡本誤鈴）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經余志誤輕此詩見余志卷二十四藝文五詩二題作泛海自賦詩曰至此昭本小本連本皆刪）頃之，視一抹如線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小本媽作馬）祖澳，相去僅十餘（粵本胡本連本餘作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昭本連本誤作轉輾）不得入澳，比入，已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以下原為夾注）（三板卽脚艚（昭本小本作脚船粵本蔡本作脚板）也。海舶（舶昭本作船粵本胡本蔡本作舟）大，不能近（近昭本誤作登）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拽上大船載之。）（夾注至此止連本無夾注）岸高不越丈，浮沙沒胫，草木不生；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暨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曰：南天嶼、草嶼、西嶼、坪、貓嶼、（按諸田日譯本悉在嶼澳港灣等字下點斷此作西嶼、坪貓嶼、叢

書集成本同）布袋澳、八罩山、東嶼坪、水按（按小本連本作按）尾、（叢書集成本點作東嶼、坪水、按尾）、西吉、花嶼、（日譯本誤點作八罩山東嶼、坪水按尾西吉花嶼）鋤頭插、馬鞍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東吉、將軍澳、（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布袋嶼、虎井嶼、船航嶼、岑雞嶼、豬母落水、桶盤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月眉後鼻、（叢書集成本點作月眉、後鼻、）西嶼頭、風櫃尾、（按海國聞見錄臺灣府志（余志）澎湖廳志澎湖圖均有西嶼及風櫃尾二地名頭字應連上讀或連下讀俟考叢書集成點作連下讀）雞籠嶼、（以上四地名日譯本誤作兩地名在西嶼下點斷）鐵線灣、紅毛城、四角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雙頭挂、暗澳、（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案山仔、林頭仔、牛心嶼、（以上三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城仔灣、天妃澳、（原注：有副將衙門）（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鎖管港、（原注：有城）銃城、（原注：有城）（以上三注連本皆刪）巡檢司、小菓葉、潭（日譯本連本潭誤漳）邊、蠔仔灣、（以上四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小池角、龍門港、（以上三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以上三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沙港底、中墩嶼、（以上三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竹篙（日譯本篙誤為窩）灣、鼎灣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吼門、陽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

為一地名）雁靖嶼、赤嵌仔、小門嶼、（以上二地名日譯本誤為一地名）陰嶼、土地公嶼、錠鉤嶼、姑婆嶼、雞善嶼、籃飯嶼、島嶼、（以上二嶼名共五字粵本胡本蔡本皆脫）員貝嶼、吉貝嶼、墨嶼。（以上島嶼名昭本全刪按澎湖島嶼名余別有考茲言其有關係者各圖籍皆有島嶼而無島嶼一名應改作島嶼又墨嶼目嶼為二地但墨嶼亦作目嶼續修臺灣府志及澎湖廳志均謂目嶼亦名月眉故月眉與後鼻或為兩地名各圖籍中無後鼻名有稱象鼻者不知是一否）悉斷續不相聯屬，彼此相望，在煙波縹緲間。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舟莫卽。澳有大小，居民有衆寡，然皆以海為田，以魚為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居人臨水為室，潮至，輒入人（小本人誤大舟本無人字疑是）室中，卽官署不免。頃之，歸舟，有罟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自巨蟹至又字止昭本連本刪）鯊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餐余志鳳山志小本蔡本作炊又余以下九字昭本連本刪）庖人將剖魚，一小（粵本胡本無小字）鯊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余志鳳山志作五六頭舟本改作七尾）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鯊魚胎生。（鯊魚云云余志卷十八物產二虫魚附考二引但刪改甚多鳳山志卷十一雜志物產凡鱗之屬鈔余志）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餐。（粵本胡本餐作食）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